後漢紀/卷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光武皇帝紀卷第七

後漢紀
光武皇帝紀卷八
作者：袁宏　東晉

孝明皇帝紀卷第九

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，上幸長安，祠園陵。夏五月乙未晦，日有蝕之。六月，伏波將軍馬援還京師。是時梁松貴幸，百僚憚之。援嘗小病，松來候，見援，獨拜牀下，援安然受之，松意不平。諸子曰：「梁伯孫貴重，將軍宜爲之禮。」援曰：「我乃其父友也。雖貴，何得失禮。」由是不爲權貴所愛。援外坦薄而內備，禮事寡嫂，不衣冠不入閨。其於人汎愛多容，然見爵位而無實者，笑曰：「刀不應齒，士不聞耳，何足畜乎！」有奇異於衆者，雖在少賤，必異待之。援有籌策，世祖曰：「伏波論兵，常與吾合。」初，援交阯還，書誡其兄子嚴敦曰：「吾欲汝曹聞人過失，如聞父母之名，耳可得聞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如論議人長短是非，此吾所大惡也，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。汝曹知吾惡之甚矣，所以復言，欲汝曹不忘之爾。龍伯高敦厚周慎，口無擇言，謙約節儉，廉公有威，吾重之愛之，願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俠好義，憂人之急，父喪致客，數郡畢至，吾愛之重之，不願汝曹效之。效龍伯高之正不就，猶爲謹勅士，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。效杜季良而不成，陷爲天下輕薄子，所謂畫虎不就反類狗者也。迄今季良尚未可知，郡將下車輒切齒，州郡以爲言，吾常爲之寒心，是以不願子孫效也。」季良名保，爲越騎司馬。保怨家上書，言保「所在惑衆，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戒孤兄子，今在京師，與梁松、竇固等交」。上召責松，忪叩頭流血。乃召問援，因取所與嚴敦書，即日免保官。時龍伯高爲山都長，擢爲零陵太守。秋九月，地震，詔南陽郡勿輸今年田租，南陽繫囚減死罪一等。是歲，匈奴國中亂，諸將多言可擊者。上以問朗陵侯臧宮，宮曰：「願得

五千騎足以立功。」上笑曰：「常勝之家難與慮敵，吾方自思之。」遂不出師。匈奴之族由來尚矣，其在殷、周，則有山戎、獫狁之難；逮于秦、漢，而有匈奴强弱之勢，中國征之事詳矣。王莽時，欲分匈奴，匈奴大怒，縱兵犯塞，傷殺吏民。莽乃盛兵以擊匈奴，嚴尤諫曰：「臣聞匈奴爲害，所從來久矣。周、秦、漢征之，然皆未有得上策者。周得中策，漢得下策，秦無策也。當周宣王時，獫狁內侵，至于涇陽，命征之，盡境而還。視戎狄之侵，譬猶蚊虻之蟲，驅之而已，故天下稱明，是爲中策。武帝選將練兵，深入遠戍，雖有剋獲之功，胡輒報之，兵連禍結三十餘年，中國疲耗，匈奴亦困，而天下弊，是爲下策。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，長城之固，延袤萬里，轉輸之行，起於負海，疆境既完，中國內竭，以喪社稷，是爲無策也。」莽不從，匈奴遂叛，北邊大擾。世祖之初，方憂中國，未遑外事也。初，匈奴右日逐王比，單于知牙斯之長子也。自呼韓耶單于死後，更令兄弟相傳。知牙斯死，傳弟臧咸；臧咸死，傳弟輿；輿立，欲傳其子，然其弟知牙師以次當爲單于者也。比曰：「以兄弟言之，知牙師當立；以子言之，我前單于長子也。」輿疑之。輿死，子焉鞮立；鞮死，弟滿奴立。比遂失次，怨恨。而匈奴國中旱蝗，連年草木皆盡，人畜死者過半。比乃遣人奉匈奴圖詣西河求和親，盡收南邊諸部呼衍、日逐等叛匈奴。匈奴遣萬餘騎擊比，不勝。呼衍、日逐等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。孝宣時，其大父呼韓耶歸漢得成，故襲其號。於是有南、北單于。

二十三年春正月，南郡蠻夷反，武威將軍劉尚擊破之，置江夏郡。三月，南單于遣使稱藩，願修舊約。天子議於公卿，咸以爲蠻夷猾夏，情僞難知，不可許。大司農耿國以爲今天下初定，尤宜受之，令東撫烏桓，北拒匈奴，邊陲永息干戈之役，萬世之策也。上善而從之。使中郎將段郴使匈奴。於是單于拜伏受詔，遣弟左賢王將兵擊北單于，連破之。北單于震怖，却地千里。單于既稱臣入居塞內，上書遣子貢獻，漢賜單于冠帶衣裳、黃金龜璽、什物各有數。單于乃分部諸帥以鄯北邊。北單于惶恐，願還所略漢人，數遣使詣武威求使者。皇太子以爲南單于新立，今若遣使，恐阻南單于意，故但報其書，不遣使者。冬十二月，武谿蠻夷反，遣劉尚擊之，尚軍没。驃騎大將軍杜茂、鬲侯朱祐、祝阿侯陳俊薨。朱祐貴儒學，論議常依古法。爲將帥受降追奔逐北，以破敵爲功，不問斬首多少。軍吏以不得鹵掠，故或有怨者。徙封鬲侯，食邑七千餘戶。自陳功薄而賞大，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。上不許。初，上學長安，嘗過祐。祐方講，留上，須講竟，乃共讌語。及上幸祐第，語及平生，上曰：「主人得無捨我講乎？」

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，大赦天下。大司空杜林薨，太僕張純爲大司空。林字伯山，右扶風茂陵人。父業，以文章顯。林少有俊才，好學問，沈深好古。家既多書，又外家張竦父子善文章，林從竦受書，漸漬內外，爲當世通儒。王莽敗，盜賊並起，林與弟成俱至

河西。隗囂聞林名，故深敬待之，以爲治書，後以病去。囂欲超用之，遂稱痼疾。囂心恨林曰：「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，諸侯所不能友，蓋伯夷、叔齊恥食周粟也。今且從師友之位，以從其志焉。」林雖困乏，終爲不屈。林嘗得漆書《古文尚書》一卷，獨寶愛之。每遭困阨，自以不能濟於衆也，猶握抱此經，獨歎息曰：「古文之學，將絶於此邪！」至建武初，弟成死，故林持喪東歸。囂既遣林，後悔，令刺客楊賢於隴遮刺林。賢見林自推車載弟喪，歎曰：「當今之世，誰能行義者？我雖小人，何忍殺義士！」亡去。上聞林已還，乃徵林，拜侍御史。引見，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，上甚悦，賜車馬衣被。歲餘，遷司直。百僚知林以名得用，甚敬憚之。林既至京師，與英俊集會，咸敬林之博雅洽聞。河南鄭興、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，從劉歆受《左氏春秋》，定《三統曆》，及見林，皆推服焉。濟南徐兆始事衛宏，後皆更受。林以前所得一卷《古文尚書》示宏曰：「林危阨西州時，常以爲此道將絶也。何意東海衛宏、濟南徐生復得之邪！是道不墜於地矣。」

二十五年春正月，烏桓大人郝且等率衆貢獻，封其渠帥爲侯王。烏桓者，東胡也。漢初匈奴冒頓伐其國，餘類保烏桓山，因以爲號焉。其俗善騎射，隨水草放牧，居無常處。刻木爲信，無文字而衆不敢違犯。其先爲匈奴中亂，烏桓始盛，鈔擊匈奴，匈奴爲之轉徙數千里，漠南遂空。戊申晦，日有蝕之。初，劉尚軍没，議復遣將帥。時馬援年六十二矣，上憫其老，方內選擇，未有所定。援自請曰：「臣尚能被鎧上馬。」上試焉。援既據鞍，左右顧，乃下。遂遣之。冬十月，伏波將軍馬援、揚虚侯馬武、東牟侯耿舒擊五谿。援謂所親杜憶曰：「吾受恩深厚，常恐不得死國事也。今得所，甘心瞑目，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，或與共事，殊難得調，獨惡是爾。」南鄉侯鄧晨薨。初，晨爲常山、汝南太守，皆有名跡，爲吏民所愛。在汝南起鴻郤陂，溉灌田數千頃，百姓于今利之。徵爲光禄大夫，數與宴見，陳說平生，晨從容白上曰：「僕竟辦之。」上大笑。晨疾病，天子手書慰問，中宮及寧平公主皆爲垂泣。既薨，使謁者招新野主魂，備官屬，合葬于北邙山。上與皇后親臨送葬，賞賜甚厚，謚曰惠侯。

二十六年春正月，增吏俸自三公至於佐吏各有差。二月，馬援至臨鄉，大破蠻軍，斬首千餘級。蠻有二道，一曰壺頭，二曰充中。壺頭徑近而多險，充中遠而運糧難。初，上與諸將議所先擊，因以疑而未決。軍至長沙，中郎將耿舒上言先擊充中賊。援以爲延日費糧，不如進攻壺頭。賊乘高守隘，船不得進。會夏暑熱，吏士疫死者多，援亦病困，穿岸爲室，以避暑氣。賊每乘高鼓譟，援輒扶人觀之，左右壯其意，皆爲之流涕。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言：「舒前上言擊充中賊，糧雖難致，兵馬得用，軍人數萬，爭欲奮擊。今壺頭竟不得上，又大軍疾疫，皆如舒言」。弇奏舒書，上遣梁松乘驛責問援，因代監

軍。松未至而援已死。松與馬武等毀惡援於上。上大怒，收援將軍侯印綬。是時軍士死者太半。謁者宋均軍不得返，與諸將議欲承制降賊，諸將莫敢應。均曰：「夫忠臣出境，有可安國家，專之可也。」均勒兵成列，稱詔降之，蠻夷震怖，即共斬其大帥降均。均爲置長吏而還。均自請矯制罪，天子嘉其功，賜以金帛。其後每有四方異議，數訪問焉。於是援家屬惶怖，不敢歸舊墓，買城西數畝地葬其中，賓客故人不敢送葬。故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：「臣聞王德聖政，不忘人之功，采其策不求備於衆。故高祖赦蒯通，以王禮葬田橫，令大臣曠然，咸不自疑。夫大將在外，讒言在內，微過輒記，大功不計，誠爲國之所慎也。故章邯畏誅而奔楚，燕將據聊而不下。豈其甘心末規哉，悼巧言之傷類也。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，以四年冬始歸正朔。當此之時，虜述矯號於益州，隗囂擁兵於隴、冀，豪傑盱睢且自爲政。援拔自西州，慕德效死，孤立貴人之間，曾無一言之佐，寧自知當要十郡之使，徼封侯之福邪？八年，車駕西征，衆議狐疑，援深建西州可破之策，隗囂克定，援有力焉。及隴右未清，羌虜擾邊，援奉使隴西，奮不顧身，行關山間谷之中，揮戈先零之野，兵動有功，師進輒克，徵在虎賁，則有忠策嘉謀，於國用之。南征交趾，克平一州，使王府納越裳之貢，邊境無兵革之憂。間者使南，立陷臨鄉，師已有業，未竟而卒，吏士雖疫，援不獨存。夫戰或以久而立功，或以速而沒師，深入未必爲是，不退未必爲非，人情豈樂久在遠地，不生歸哉！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，北征出塞，再南渡江，觸冒害氣，僵屍軍中，名滅爵絶，國土不傳。海內不知其過，衆庶未聞其罪，卒遇三夫之言，被誣罔之讒，家屬杜門，葬不歸墓，怨隙並攻，宗親怖慄。死者不能自列，生者莫爲之訟，臣竊傷之。夫操孤危之忠，而不能自免於讒，此義士之所悲也。惟陛下思竪儒之言，無使功臣懷恨於黃泉也。」書奏不報，歸田里。時梁松、竇固等在中，上問：「知朱勃乎？」對曰：「故雲陽令也。」以所上章使讀之，松、固驚，相謂曰：「如是，陛下不甚罪伏波也。」袁宏曰：馬援才氣志略，足爲風雲之器，躍馬委質，編名功臣之錄，遇其時矣。天下既定，偃然休息，猶復垂白，據鞍慷慨，不亦過乎！嘗試言之：所以保才者，智也。才智之用，通物爲貴。苟才大者濟世，小者獨善，則涉乎通濟者，其智彌廣矣。夫觀雲、機之功，則知班匠之巧；覩太平之業，則悟聖人之明。降斯以還，參差百品，雖智效一官，功覆一匱，亦才力之所會也。古之君子，遇有爲之時，不能默然而止，擊節驅馳，有事四方者，蓋爲斯也，然自非賢達不能量也。遭命世之君，傍日月餘光，廢興指授，稟其規略，故功名保全，身有餘地。若不值其主，而獨仕其心，得一旅而志一邑，得一邑而圖一國，故事捷而攻之者衆，勳立而日就於難，又況顛沛險戲不測之慮哉！夫才智有餘功名不足者有矣，事業未半而勳過者有矣，所乘之勢異而難易之功殊也。而有爲之人幸而要之，雖徼一時之功，暴居視聽之右，外有駭物之患，內懷思慮之憂爾，中路悵然，欲退無途，其勢然也。善爲功者則不然，不遇其主則弗爲也。及其不得已，必量力而後處，力止於一戰則事易而功全，勞足於一邑則慮

少而身安，推斯以往，焉有毀敗之禍哉！馬援親遇明主，動應銜轡，然身死之後，怨謗並興，豈非過其才爲之不已者乎！夏四月，初營壽陵。依孝文故事，務從省約，使迭興之後，與丘隴同體。凡帝即位，必營壽陵，具終器，漢之制也。上常聽朝至于日昃，講經至于夜分。或與羣臣論政事，或說古今言行、鄉黨舊故，語及忠臣孝子、義夫節婦，侍對之臣，莫不悽愴激揚，欣然自得。雖非大政進止之宜，必遣問焉，所以勸羣能也。皇太子從容言曰：「陛下有禹、湯之明，而失黃、老養性之道。今天下乂安，願省思慮，養精神，優游以自寬。」上答曰： 「吾自以爲樂矣。」

二十七年夏，太僕趙喜爲太尉。是時南單于新稱藩，烏桓始入朝，上命喜思安邊之策，爲久長之計。喜乃議復代郡、朔方、五原、雲中、定襄、鴈門郡，遣諸王之國。喜字伯陽，宛人也。喜從兄爲人所殺，無子。喜年十五，結客爲報仇。更始初，舞陰大姓李氏擁兵自守，更始遣將降之，不下，曰：「聞趙氏有孤孫喜，信義著聞，願降之。」更始乃徵，喜時未二十，更始笑曰：「繭栗犢能服重致遠乎？」即以爲偏將軍，詣舞陰，降李氏，因入潁川，轉擊諸未下者。更始大喜曰：「卿名家駒也，努力勉之！」昆陽之戰，喜頗有功，拜爲中郎將，封勇功侯。更始敗，喜歸鄉里。初，喜與鄧奉善，奉之叛也，喜數與書切責之。時有言喜爲鄧奉計策以毀惡之者，詔喜屬建威將軍以功自贖，喜不自言。奉死後，上得喜書，驚曰：「趙喜真長者也。」即徵喜，待公車。時江南未通，以喜守簡陽，侯相將給兵騎之官。喜自請不願，請單騎馳往，度其形勢，臨敵制宜，若將兵騎往彼，必爲吏民所疑。上許之。喜至簡陽，民閉城門，不肯納。喜便止城門外，問國中大夫素爲百姓所親信者，乃召問之。對曰：「夫擁兵欲以自守，而至於爲賊，恐懼不能自反耳。」喜因告以「倉卒之時，非國家所疾，無自疑阻，懇爲陳恩信。」賊遂自縛詣喜降。後爲平原太守，甚有治迹，百姓歌誦之。

二十八年春正月，遣諸王就國。三月，臧宮上書，勸上征匈奴。詔曰：「有德之君，以所樂樂民；無德之君，以所樂樂身。樂民者，其祚延長；樂身者，不久而亡。故曰地廣者荒，德廣者強。今無善政，災變不息，憂念歲闕。論語云：『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。』而復欲遠征乎？」冬十月癸酉，詔死罪下蠶室，其女子者宮。上會羣臣問曰：「誰可傅太子者？」皆曰：「執金吾陰就可也。」博士張佚正色曰：「今陛下立太子，爲陰氏乎，爲天下乎？即爲陰氏，則陰侯可；爲天下，則固宜用天下之賢。」上曰：「善。欲置傅者以輔太子，今博士不難正朕，況太子乎？」即拜佚爲太子太傅，而以桓榮爲少傅，賜以輜車、乘馬。乃大會子弟，陳其車馬、印綬，曰：「此皆稽古之力也，可不勉邪！」於是皇太子經學始成。少傅（府）桓榮上疏曰：「臣幸得侍帷幄，經學淺短，無所補益聖質，夙夜慚愧。今太子經學已通，自有識以來，儲君副主莫能（

傅）〔傳〕之，今太子獨能（傅）〔傳〕之，此誠萬國之福也。臣師道已盡，皆在太子矣。謹遣掾臣汜再拜歸道。」太子報曰：「陽以童蒙，承訓九載，不深達師意而猥見褒奬，非其實也。夫五經之道廣大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與於此！自宰予之徒親事孔門，閑邪以度，猶尚怠懈書寢，況於不才者乎？苟非其人，道不虛受。冉求曰：『非不悅子之道，力不足者。』歸道受謝非所敢聞。」是時禁網疏闊，王侯貴人多通賓客。壽光侯劉悝，更始少子也，得幸於沛王輔。悝怨盆子殺其父，因輔結客報，殺盆子兄故式侯恭。輔坐繫獄三日，由是捕諸王賓客，死者千餘人。初，馬援謂其司馬呂種曰：「建武初，名爲天地始開。從今已後，海內日當安樂耳。顧我嘗獨有所憂，國家諸子並壯，皆不防微，廣通賓客，門庭如市，吾恐自此大獄起矣。卿其慎之！」 援兄女婿王磐，故平阿侯子也，好施愛士，名振江、淮間。後遊京師，交結諸侯。援謂所親曰：「王子石傑士也，今若京師在長者間，用氣自行，陵折者多，必用亡身。」於是（臣仲）、〔呂種〕、王磐、馮衍皆以諸王賓客下獄，（仲）〔種〕歎曰：「馬生之言其神乎！」（仲）〔種〕、磐死獄中。衍被赦出，廢於家，上言曰：「臣伏念帝王大體，古今通論，常獨慨然。夫以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，毀之則疏，與之則親。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，繩之以法則爲罪，施之以德則爲功。逮至晚世，董仲舒言道德，見妒於公孫弘，李廣奮節於匈奴，見排於衛青，此忠臣所爲流涕也。臣衍自惟上無無知之薦，下無馮唐之說，乏董生之才，寡李廣之勞，而欲免讒口於當世，豈不難哉！臣之先祖，以忠貞之故，成私門之禍。而臣值兵革之際，不敢回行苟容以求世利，事君無傾邪之謀，將帥無鹵掠之心。今幸遭清明之世，飭躬自行之秋，而怨讎叢雜，譏議橫世。蓋富貴易爲善，貧賤難爲工也。疏遠隴畝之臣，無望高闕之日，惶恐自陳，以救罪過。」書奏，天子不用，猶以前過也。衍字敬通，馮奉世之後，有奇才，博通無所不覽。王莽時，諸公多薦之者，衍辭不肯仕。衍有大度，自負其才，不能耦世取容，故遂坎壈失志，居常慷慨，庶幾名賢之風。家貧年老，常爲司隸從事。全椒侯馬成薨。

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，日有蝕之。遣使者舉冤獄，問鰥、寡。庚申，賜天下男子爵，各二級；鰥、寡、孤、獨、貧不能自存者粟，人五斛。夏四月乙丑，詔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減本罪各一等，不孝不道不在此書。

三十年春二月甲子，上幸魯國、濟南。夏四月，徙左（馮）翊（公）〔王〕焉爲中山王。五月，旱，賜天下男子爵，人二級；鰥、寡、孤、獨、貧不能自存者粟，人五斛。冬十月丁酉，上幸魯國。太尉喜、司空純上書曰：「自古帝王治道之隆，未嘗不登封太山以告成功。書曰：『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。』封禪之義也。陛下受命中興，順天行誅，修復祖宗，撫寧萬國，天下曠然，咸蒙更生，夷狄慕義，符瑞並應。詩云：『受天之福，

四海來賀。』誠宜封禪告成，以順天心。」詔曰：「是何言也？當今日月薄蝕，災異並臻，吏失其職，百姓怨讞，吾誰欺，欺天乎？」於是羣臣不敢言。膠東侯賈復薨，謚曰剛侯。復嘗戰，被創甚，上大驚曰： 「我所不令復別將者，爲其輕敵也，果然。失吾名將。」聞復婦孕，上曰：「女邪我取之，男也我與之，女勿憂妻子。」復數徙，征伐未嘗破敗，數爲諸將潰圍解陣，身被十二創。上以復敢深入，稀令遠征，欲自將之，故少方麵之功。諸將每論功，人人自伐，復獨默不言。上曰：「賈君之勳，我自知之。」功臣中最見親禮。左〔右〕將軍官罷，以列侯就第，加位特進。爲人剛毅方直，慷慨有大節，闔門守靜。朱祐等薦腹宜爲宰相，世祖方以吏事責三公，故遂不用功臣。是時列侯唯膠東侯賈復、高密侯鄧禹、固始侯李通與公卿參議國事。

三十一年夏五月戊辰，賜天下男子爵，人二級；鰥、寡、孤、獨、貧不能自存者粟，人五斛。癸酉晦，日有蝕之。秋九月甲辰，詔死罪下蠶室，其女子者宮。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禮種人貢獻，封賁爲王。鮮卑亦東胡之餘也，別（禄）〔居〕鮮卑山，因號焉。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，自爲冒頓所破，遠竄遼東，未有名通於漢，而與烏桓接。當是南北單于更相攻伐，而鮮卑遂以強盛。

中元元年春正月，天子覽河圖會昌符，而感其言。於是太僕梁松復奏封禪之事，乃許焉。二月辛卯，上登封於太山，事畢乃下。是日山上雲氣成宮闕，百姓皆見之。甲午禪於梁父。袁宏曰：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，山川者雲（氣）〔雨〕之丘墟。萬物之生遂，則官府之功大；雲雨施其潤，則丘墟之德厚。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，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。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爲本，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爲主。體而象之，取其陶育；禮而告之，歸其宗本。書云：「東巡狩至於岱宗，柴。」傳曰：「郊祀后稷，以祈農事。」夫巡狩觀化之常事，祈農撫民之定業，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，況創制改物，人神易聽者乎！夫揖讓受終，必有至德於〔天下；征伐革命，則有大功於〕萬物。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，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夫東方者，萬物之所始；山嶽者，靈氣之所宅。故求之物本，必於其始；取其所通，必於所宅。崇其壇場，則謂之封；明其代興，則謂之禪。然則封禪者，王者開務之大禮也。德不周洽，不得（擬）〔輒〕議斯事；功不弘濟，不得仿佛斯禮。曠代一有，其道至高。故自黃帝、堯、僥、舜至於三代，各一封禪，未有中修其禮者也。雖繼體之君，時有功德，此蓋率復舊業，增修前政，不得仰齊造國，同符改物者也。夫神道貞一，其用不煩；天地易簡，其禮尚質。故藉用白茅，貴其誠素；器用陶匏，取其易從。然則封禪之禮，簡易可也。若夫石函玉牒，非天地之性也。三月丙辰，司空張純薨。純字伯仁。京兆杜陵人。父放，襲爵富平侯。成帝時以遊　得幸。而飩以學行稱，哀、平世爲侍中、諸曹校尉，王莽時爲九卿，遭亂世保全侯爵。建武初，

以先詣闕，復封故國，拜太中大夫，遷五宮中郎將。有司奏，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，上以純宿衛久，弗奪也。更封武始侯，食富平之半。純曆事先朝，明習故事。是時朝廷草創，舊典多闕，每有疑議，輒訪問純，自郊廟冠婚之禮，多所正定。純重慎固密，時有上書，輒削槁草。上甚重之，一日至數引見。及爲宰相，務存無爲，慕曹參之跡，所辟召皆當世通儒。純臨薨，敕家丞曰：「司空無功勞於國，猥蒙大恩，爵不當及子孫，其勿紹嗣。」純長子根，常被病，大行問嗣，家上小子奮。奮辭讓曰：「先臣遺令，臣兄弟不得襲爵，故臣不即是正。猥聞詔書，驚愕惶怖。臣兄哀臣幼小，故托稱疾病不聽。」奮字釋通，謙約節儉，闔門雍睦，租稅賑給宗族，常自困乏，官至司空。夏四月己卯，大赦天下。復梁父、奉高、嬴，勿出今年田租。戊子，上幸長安，祀長陵。是時醴泉出，京師百姓痼疾，飲者皆愈。又有赤草生於泉側，郡國三十一上言甘露降。有司奏曰：「孝宣帝時每有嘉瑞，輒爲之改元，故有神雀、五鳳之號，所以奉答神隻，表彰德信也。天子拒而不納，是以史官不得而記焉。六月，衛尉馮魴爲司空，賜爵關內侯。冬十月甲申，使司空魴告禮高廟曰：「高帝與羣臣約，非劉氏不得王。呂太后王諸呂，滅亡三趙。賴神靈，諸呂伏誅，國家永寧。呂後不宜配食地隻、高廟。薄太后慈仁，孝文皇帝賢明，子孫賴之，福延至於今，宜配食地隻、高廟。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，遷呂後尊號爲高後。」袁宏曰：夫越人而臧否者，非憎於彼也；親戚而加譽者，非優於此也。處情之地殊，故公私之心異也。聖人知其如此，故明彼此之理，開公私之塗，則隱諱之義著，而親尊之道長矣。古之人以爲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，推近以知遠，則先後之義均也。而況彰其大惡，以爲貶黜者乎！是歲，起明堂、辟雍、靈臺。初議靈臺位，上問議郎桓譚曰：「吾欲以讖決之，何如？」譚默然良久，曰：「臣不讀讖。」上問其故，譚復言讖之非。上大怒曰：「桓譚非聖人，無法。」將下斬之，譚叩頭流血，良久乃解。譚以屢不合旨，出爲六安太守丞，失意忽忽不樂，道病卒，時年七十餘。南陽人尹敏，字幼季，才學深通，能論議，以司空掾與校圖讖。敏言於上曰：「讖書聖人所作，然其中多近語，以字取，類俗人之辭，虛實難識，恐誤後生。」上不然其言。敏因書之闕，又增之曰：「君無口，爲漢輔。」上讀怪之，召敏問其故，敏曰：「臣見前人多增損圖書，是以因自著罪無狀。」上深非之而不罪，但令削去之。然以是沈滯，官止長陵令。敏性恬淡，不慕功名，專好聖哲之書。初與班彪相善，每相與談，常日晏不食，書即至夜，夜即至旦。彪曰：「相與久語，爲俗人所怪。然鍾子期死，伯牙破琴；惠施没，莊周杜門，相遇之難也。」

二年春正月辛未，初起北郊，祀后土。丁丑，倭奴國王遣使奉獻。二月戊戌，帝崩南宮前殿。遺詔曰：「朕無益百姓，如孝文帝制度，務從約省。刺史、二千石、長吏皆無離城郭，無遣使，因督郵奉奏。」是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年三十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凡帝

妃稱皇后，帝母稱皇太后，祖母稱太皇太后，妾臣昭儀已下至中家人子二十等，漢之制也。光武中興，悉闕昭儀、家人之號，唯有貴人，金印紫綬。自美人、宮人、彩女，皆無秩禄，四時賞賜而已。是時諸王皆徵還，國遭大憂，新承王莽之亂，國失舊典，嗣帝與諸王居止同席，時上下沿襲，莫之與正。太尉趙喜橫劍正色，扶諸王下，以正尊卑。乃申宮衛，整禮儀，百官肅然。三月丁卯，葬光武皇帝於原陵。慎侯劉隆薨。夏四月丙辰，詔曰：「予末小子，奉承聖業，夙夜祗畏，不敢荒寧。先帝受命中興，德侔五帝，朕繼體守文，不知稼穡之艱難，懼有廢失，以墮先業，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之不逮？特進高密侯禹，明允篤誠，元功之首，其以禹爲朕之太傅，進見東向，以明殊禮。東平王蒼寬博有謀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，以蒼爲驃騎將軍。其賜天下男子爵，人二級，三老、孝悌、力田人三級；鰥、寡、孤、獨粟，人十斛。」上新即位，欲崇引親賢，優寵大臣，乃以山林之勞，封太尉喜爲節鄉侯，司空　爲安鄉侯，司徒鮪爲楊邑侯。蒼上疏讓曰：「陛下慈恩，哀臣蒼臨朝之日以爲命首，舉負薪之才，升君子之器。今勸賞之士怠於力行，臣誠內迫頑愚，辱汙輔將之位，必被詩人『赤紱』之刺。今方域晏然，要荒無警，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，文官猶宜並省，武官尤不宜建。昔虞舜克諧，君象有鼻，不及以政，誠不忍揚其惡也。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也。自漢已來，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。唯陛下遠遵舊典，終畜養之恩，不勝至願。願上驃騎將軍印綬。」上不聽蒼。以母弟輔政，盡心王室，其所賓禮，皆當世名士。初，太原人郇恁，隱居山澤，不求於世。匈奴嘗入太原，素聞其名，乃不入，郇氏舉宗賴之。建武中，徵恁不至，於是蒼復辟恁而敬禮焉。嘗朝會，上戲恁曰：「先帝徵君不至，驃騎辟君反來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先帝秉德以惠下，故得不來；驃騎執法以檢下，臣不敢不至。」月餘辭去，終於家。秋九月，隴西羌反。冬十一月，中郎將竇固、楊虛侯馬武征羌。十二月甲寅，詔自殊死已下聽贖罪各有差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